

民國佛教期刊女獻集成

任繼愈題



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

任繼愈題

第 74 卷



北平佛教會月刊

中國書店

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三七一八號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發行
（第二年第三期）
佛曆二千九百六十二年十一月

竹平佛教會月刊

蕭蘭

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

北平佛教會月刊第二卷第三期目錄

圖 像

南無寶月佛（三十五佛之第十尊）

天津佛教功德林乙亥中秋同誦華嚴經圓滿攝影

北平佛教會恭請能海法師於弘慈廣濟寺講善提道

次第法圓滿全體攝影

論 壇

談十二因緣

周叔迦

讀胡適之先生『中國禪學的發展』……刊月大師

法 語

入般若法門

能海法師

古 著

大乘起信論義疏（續）

隋靈延法師撰

經 解

阿彌陀經義疏（續）

演濟居士撰

校 勘

金陵刻經處本成唯識寶生論校訂記……北平佛學研究社

般若經五會十四譯品目對照表……北平佛學研究社

雜 著

訥廠雜錄

蘇 卓

史 乘

常基法師傳略

法源寺紀要（續）

釋明心

公 牘

北平市政府工務局公安局來函

會 務

執監委員各股主任幹事聯席第一次會議紀錄

廿四年九月份經費收支報告表

月刊董事會第六次常會紀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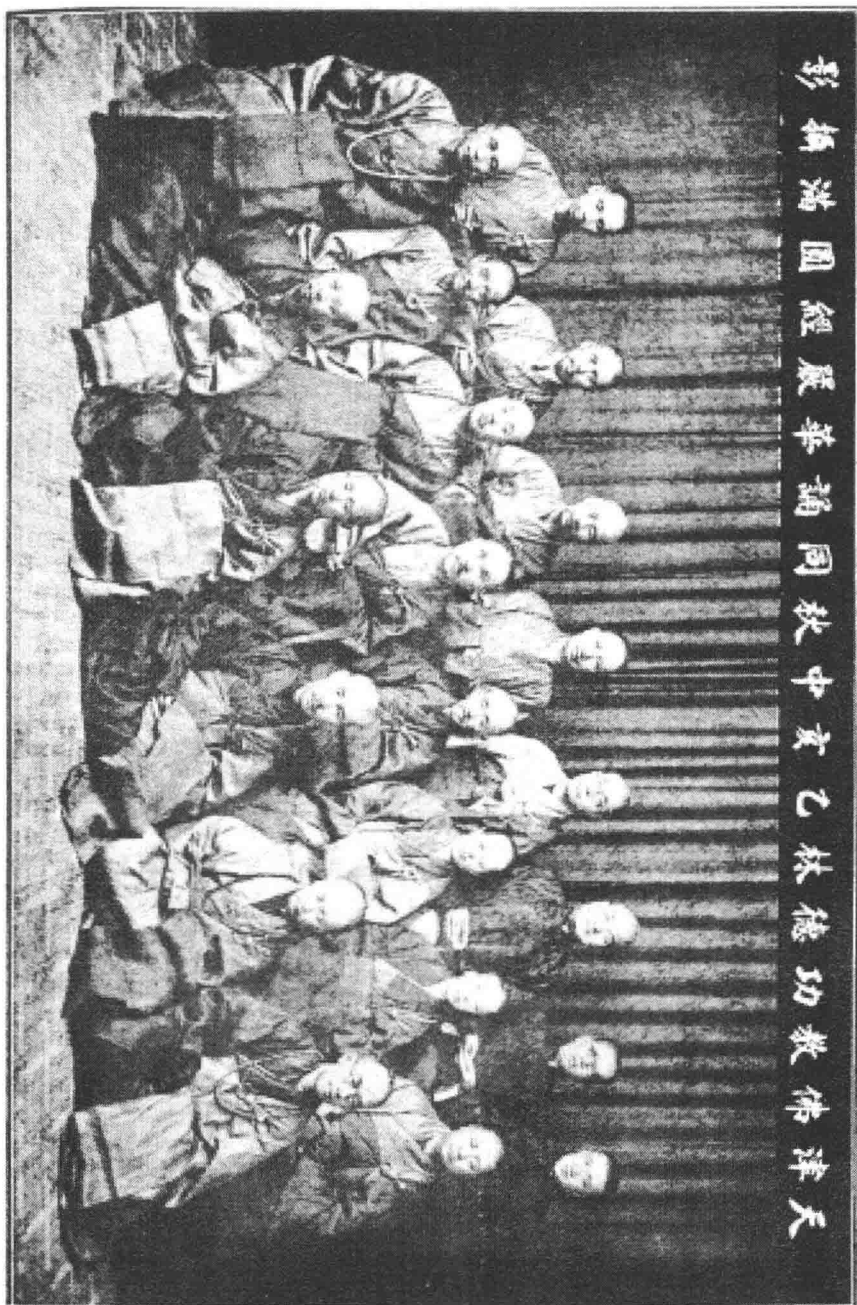
廿四年十二月份月刊收支報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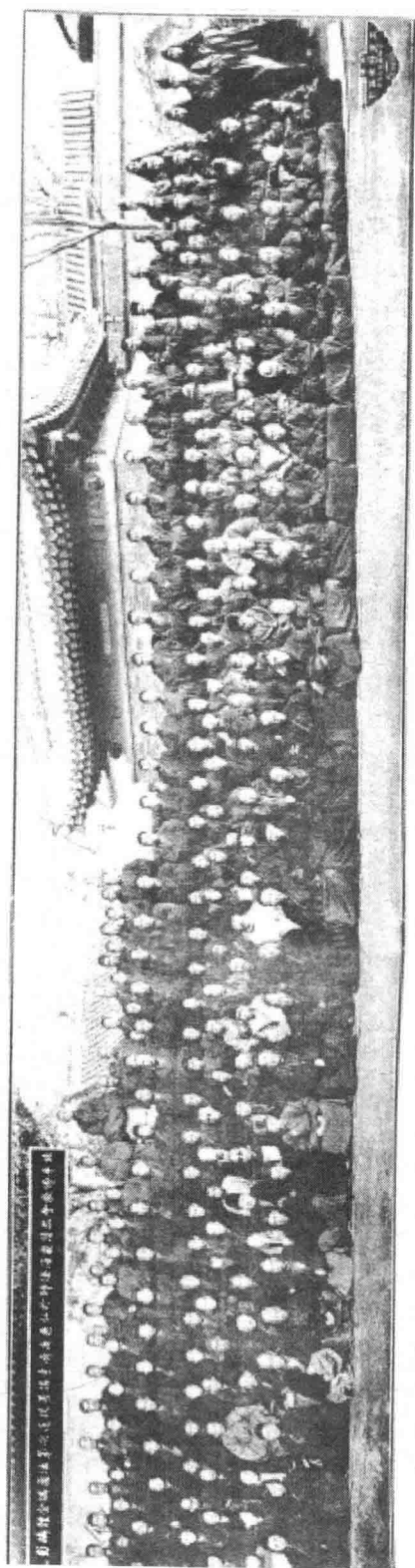
南無寶月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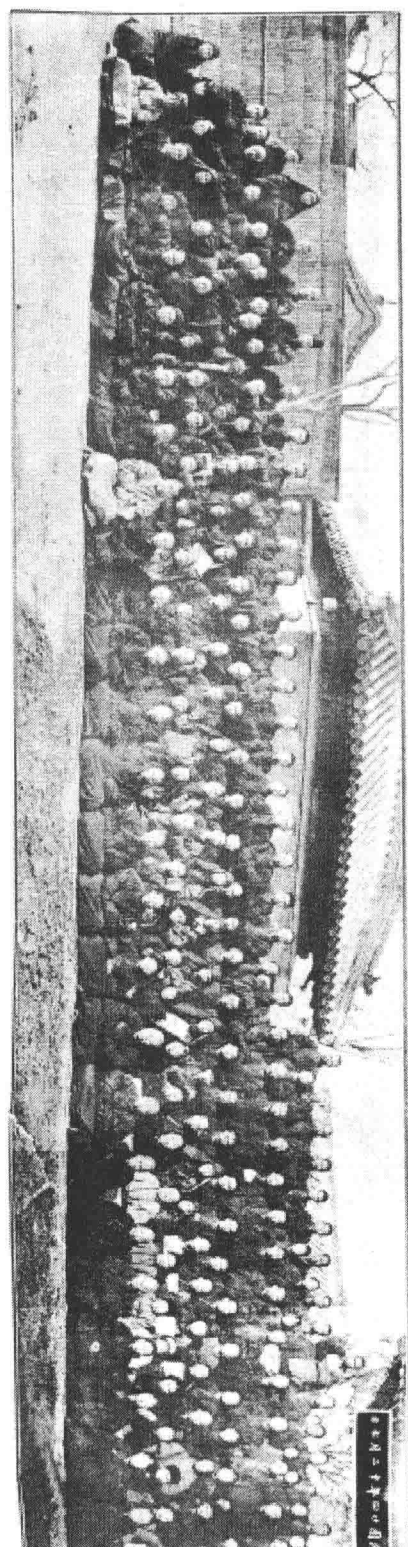


(三十五之第十尊)

天津佛敬功德林乙亥中秋同誦華嚴經圓滿攝影







談十二因緣

周叔迦

佛教的大綱就是教理行果四件事，有這一種教，解說一種真理，根據此理去修行，得到一種結果，現在研究哲學和一部分研究佛教的，祇知談理，却不知行和果，因為不知行和果，所以他說的理不能澈底，圓滿，究竟，至於佛教所談的理，是以行同果作基礎，此理才能叫作真理。佛教談真理有二種；一，俗諦。一，真諦。俗諦乃就世間立場說的，真諦是就超世間立場說的，在俗諦中，總說就是一個因果循環的定例，由因果循環的定例，申引成四諦，即苦，集，滅，道，苦是世間的果，集是世間的因。滅是出世間的果，道是出世間的因，換言之，苦集即凡夫的因果，滅道即聖人的因果，四諦再申引之，便是十二因緣，

這十二因緣有順逆二種觀法；

順觀即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入，六入緣觸，觸緣受，受緣愛，

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死。這便是苦集二諦——凡夫的因果。

逆觀即無明盡則行盡，行盡則識盡，識盡則名色盡，名色盡，則六入盡。六入盡則觸盡，觸盡則受盡，受盡則愛盡，愛盡則取盡，取盡則有盡，有盡則生盡，生盡則老死盡，這便是滅道二諦——聖人的因果。

順觀乃佛教就人的立場來解釋人生宇宙的所以然，結論即如何能令無明盡，而得到出世的結果。

下釋十二因緣

一，「無明」無明即迷惑，如人走路，忽爾迷失方向，這迷的發生是無有根原的，人數的無明也如此，故佛教叫他作無始無明，人從有生以至將來，無時無處，不是無明，醉生夢死是無明，無知識階級求衣求食是無明，自命哲學家通達真理的，也是無明，不求勝解是無明，推求宇宙人生之所以然，也是無明，因為什麼呢？因有「行

「故，

二，「行」即行爲，又是心念相續之意，有無明，自然便有相續不斷的心行，以及相續的造作，（曾有人謂「人不應問天地的情形，生死的相狀，以及人生的所以然，在這不容問不容答之中，若偏要問，偏要答，便是無明，」這種解釋，可以說完全不懂佛教，起心去問，起心要答，那已是行爲，如何能算無明，明，乃明白覺悟之意，那不問不答，不識不知，豈非更是無明，這錯處便在不知無明住地的道理，

三，「識」，即分別的功能，即情感的本源，即人與草木的區別，

四，「名色」，名即心性，色即物質，

五，「六入」，即眼耳鼻舌身意，所謂色從眼入，聲從耳入，香從鼻入，味從口入，觸從身入，法從意入，

六，「觸」，即見，聞，嗅，嚐，覺知，
七，「受」，即感覺，有三種，「苦受，樂受，不苦不樂受，」

八，「愛」，即希望，樂的希望得，苦的希望避，人所愛不同，故希望也不一樣，（曾有人謂：「觸境起受，而自有不忍己之愛，」此語完全不懂十二因緣，若就不忍己說，十二因緣全不忍己，故佛經中釋十二因緣，「此有則彼有，此生則彼生，」即是有「無明」，便有不忍己的「行」，有「行」便有不忍己的「識」，以至於老死，都是不忍己，但另一面言之，却無不忍己，何故，因無明盡便行盡，行盡便識盡……假若一定不忍己，豈不是無十二因緣盡，也無涅槃麼，

九，「取」即執着，即人生的一切的計較，

十，「有」即行，即事業之意，

十一，「生」即生活，

十二，「老死」即命盡之意，

此十二因緣次第相生之理，有二種解釋一，就三世說，一，就一念說，

說三世說：由過去無明所生的行爲，而生起現在的識，名色，六入，觸，受，即過

去的二種因，次第生出現在的五種果，現在的五種果，又生起愛取有三種因，而發生將來的生死二種果。

無明是煩惱的根本，即過去的煩惱障，行是過去的業障，識以至受，是現在的報障，愛取是今生對境起的煩惱障有是今生的業障，老死是將來的報障，簡單言之，就是由煩惱而造業，由業受報，報中又起煩惱，再造業，再受報，如此循環無盡，就一念說，一個人於一念中的感覺，概念能完全成立，便具足此十二因緣，由於無明，乃有變遷，在變遷中，即生分別，分別中便有身心內外，然後有六入，觸，受，這是直覺，繼續成立愛取有，成為概念，這一念心成立，即是生，一念心消滅，即是死，

十二因緣是相生不絕的，所以欲了生脫死，必須十二因緣盡，但十二因緣如鐵環，在任何機會上，能有斷縫，環便破壞，故十二因緣，能斷任何一支，其他則連帶全斷，

就基本言，應先斷無明，但這是最難的

事，就三障說，應先斷煩惱，但在十二因緣上，乃兩重三障循環的，所以要斷十二因緣，最好的機會，便在這二重循環的中間便是報障煩惱相續的中間，即在今生的果報上，不起煩惱，換言之，即受而不愛，這便是超凡入聖的第一要諦，但斷愛須盡，於事理，皆不可有一毫的殘留最為緊要，（由此觀之，可見「愛是不容己」，乃是大錯誤，）這錯誤的病根由於認，但能明白凡夫的因果，順着過凡夫的日子便是大徹悟，却不知求聖人的因果，不相信有超人的境界，宋儒學禪而不得其門，另立性理之學，其病也正在此所謂愚而安愚而已，「人我執」「法我執」都是受而愛了，所以修學佛學要斷二執，二執不除任何所談都是錯的，

讀胡適之先生「中國禪學的發展」

刊月大師

一 導言

在今年的夏天，鄙人出外一個多月回來

，一般同志見面，說不得了了，胡適之先生作了一篇中國禪學的發展，攻擊禪宗，胡先生是當今學術界的泰斗，他的文字頗能得青年學子的信仰，豈不是弘揚佛法的一個大障礙，你一定要做一篇文字來反駁他，鄙人受了包圍，於是便將胡先生的大作，拜讀了一遍，也覺得其中不無可以討論的地方，便大膽的寫了出來，還要請胡先生指教和原諒。

胡先生自己說，「不是宗教家，只能拿歷史的眼光，用研究學術的態度，來講老實話，」但是事實上所說的，却是與這幾句申明是不相符，第一全篇只有少處是就歷史考證來說的，大部分仍是承襲明清以來佛法衰微時期之中，以意爲之的傳說，第二所說關於學術的話，很多外行和錯誤的，拿不完全的歷史眼光，用不精熟的學術研究，恐怕所說的當然不能算老實話了罷，如今依著胡先生說話的次序，分段討論於左。

二 印度禪

胡先生說，「無論任何修行的人都免不了

瑜伽的方法，後來佛家給以名字，便是禪」佛教並沒有特別文字，佛教的文字全是印度固有的文字，不過有時在定義上或方法上加以變更，這禪字當然也不是佛教創造的，而是印度原有的，瑜伽的義思其廣，「管束」固然是一種，但是印度普通是用作「相應」的解釋，禪那是「止」或是「定」的義思，定是一種道法，相應是修這道法的成績，也許有人修一生一世而不相應，也有修甲種禪而得了乙種禪的結果，都是不相應，所以一切修行，第一要相應，再引申了，所修要與真理相應，單就相應的義思來講，便包含許多，而胡先生以爲瑜伽是舊名詞，禪是佛教特有的名詞，當然是文字上歷史上學術上的錯誤。

胡先生說，「從戒生律，於是成爲律宗」

在印度是沒有律宗的，因爲律是人人要奉行的，所以不能獨立一宗，而每宗所奉行的律，互有出入，彼此各不相擾，在中國因爲有「四分」「十誦」「僧祇」「五分」各

部律傳來，所說當然有不同的地方，修行的人必須融會貫通，便須一生的研究，無暇再研究其他經典，一方面因為戒律不合於中國習慣，所以修行人不能個個持律，所以專門持律的人，便是律宗，在印度不如此呀，而從戒生律一句，恐怕是由戒生定的錯誤，在佛經中說，由戒生定，因定發慧，却從來沒有說，從戒生律的，因為戒就是律，等於說從戒生戒，這是一句無意識的話。

胡先生說，「關於印度禪的方法，計有五種」

這句話在學術上未免太幼稚了，胡先生所舉的五種，總名叫作五停心觀，是學禪的初門，此外尚有「九想」，「八念」，「十想」，「八背捨」，「八勝處」，「十一入」，「九次第定」，以及一切大乘三昧，如師子奮迅三昧，首楞嚴三昧等，多得很，多得很。

胡先生說，「安般法門，其方法有數隨止觀」

安般法門又叫作六妙門，是，數隨止觀還淨，又叫作十六特勝，不知胡先生何以抹去了後二件而沒解釋。

胡先生說，「印度禪的究竟，誰也沒有做到」

胡先生大概壽命已竟二千年了，曾經親見古今一切高僧來，不然何以斷言沒人做到呢，歷史眼光是要客觀的，這樣完全主觀十分肯定的話，恐怕與學術研究上是不適用的罷。

胡先生說，「還有四種境界，即四念處，一爲空無邊……」胡先生所舉的並不是四念處，而是四空處，四念處是另一種禪定，所謂，色受心法四念處，觀色不淨，觀受是苦，觀心無常，觀法無我，此中還有總相別相的不同，而胡先生却將四空處當作四念處，豈不是大錯。

胡先生說，「四是非想非非想，既到無所有處你也沒有了，我也沒有了，連想也沒有了，連沒有想也沒有了，」又說，「不是

想，也不是非想』

這先後兩段解釋是衝突的，而前一段是錯的，四禪四空處全是世間禪，非佛教獨有的，小乘佛教要由此走到第九滅盡定，不得不也循這條路，世間禪是完全有我見的，不是你也沒了，我也沒了，既然有我見，當然有想，不是想也沒了，沒有想也沒了，這非想非非想，比無所有處高一層，當然不能說，既到無所有處，是要由無所有處，更加一重修行的，這四空處的大義，空無邊處見一切世界都空，這空便是我，識無邊處見徧一切只是識，這識便是我，無所有處見一切都無有，這無所有便是我，非想非非想只是渾沌的一個我見，我見破除了，方便佛教特有的滅盡定。

三 中國禪

胡先生說，「說達摩未到時中國沒有禪學，那完全是錯誤的」

胡先生這一段話，不知從何說起，從來沒有人說過，達摩以前中國沒有禪學，因為

是少微研究佛法的，都知道佛法只是定慧，有佛法便有禪，在四十二章經中便說置心一處無事不辦了，不過沒有達摩這一派的禪，却是當然的，胡先生自己誤把禪宗，代表了中國整個佛教中的禪學，又自己說達摩以前不是沒有禪，真是自家跌倒自家起，關他人何事，再說禪宗的所謂禪，與禪定的禪，不過是文字上的相同，其實義思是大不同的，如同中國古來訓話的學問叫小學，朱子又作一部訓蒙的書叫小學無知的人，便用文字源流的歷史，來考證那朱子作小學的由來，豈不大錯，胡先生談中國禪學的發展，實際目的是說，禪宗的發展，却牽連到印度的禪學，也是一樣的錯誤呀。

胡先生說，「慧遠大師，自創一宗，就是淨土一宗」

在唐朝以前，只有師而無宗，當時學者，每人專門一種經論，根據這一部經論，來解釋會通一切教義，所以有地論師，攝論師，等等，慧遠不過是提倡淨土最力的一個人

，在他之先已經有坐法曠極力提倡了，後來唐朝淨土宗大行，方推他作初祖而已。

胡先生說，「極樂國那裏有無量福」

「無量福」這名字非常的新鮮，鄙人是

第一次在這篇文中纔見到的。

胡先生說，「道生創了幾種很重要的教義，如頓悟成佛」又說，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便是頓悟」。

在這裏，胡先生將道生的頓悟，和後來禪宗的頓悟，牽扯到一處，殊不知道生的頓悟，與禪宗的頓悟相反，佛教中菩薩的修行，是有十地，當時人大半是依華嚴經說，七地菩薩已經見與佛齊名叫「悟」了，還要逐漸擴充，以至成佛，這是「漸悟」，道生根據仁王經說，要無量劫修行到佛地方能頓悟，自從十地以下，全是不覺，何從能悟，這是「頓悟」，後來人說頓悟，是凡夫可以頓悟，而生公說十地菩薩尚且不悟，豈不是正相反嗎，如何能牽扯到一起呢。

四 中國禪學的發展與演變

胡先生叙百丈的禪院組織法說，「不立佛殿，唯立法堂」，這不立佛殿，不知胡先生根據那年那處所刊的板本，據鄙人所知的却没有不立佛殿的明文。

五 中國禪學的方法

胡先生評馬祖以後的宗派說，「那些宗派的立場跟方法，大抵差不多，看不出什麼顯著的區別」

馬祖以後的宗派，所謂五宗二家，方法大不相同，胡先生只這輕輕的一句抹去，未免太善於取巧了。

胡先生說，「慧能同神會都沒有方法，對於怎樣教人得到頓悟，還是講不出來，到了宗密方把頓悟分成四種」

宗密原是禪宗，但是後來從清涼國師師學賢首宗，他然後以教下的文字眼光來評論禪，雖然是不錯，却不能認為禪宗本身的評論，慧能神會若是沒有方法教人得到頓悟，豈不是從他二人以後禪宗便當斷絕了嗎，何以又源流不絕呢。